

萬有文庫

第一卷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政治理典範

(五)

拉斯基基著

頑士林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範 典 治 政

(五)

著 基 斯 拉
譯 林 土 張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萬有文庫

第一第一十一種

王雲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政治典範第五冊目次

第九章 生計制度

第一節 實業組織之目的	一
第二節 社會所有工業	七
第三節 消費合作社之範圍	三一
第四節 私人營業	四四
第五節 私人營業之監督	五八
第六節 職業團體	七八
第七節 社會保險之原則	九〇
第八節 財產與遺產	九三

第九節 結論之一	一〇八
第十節 結論之二	一一〇
第十章 司法方法	一一一
第一節 法院之重要	一一二
第二節 法院與行政	一一三
第三節 法院與普通人民	一一三
第四節 法律前之人民平等	一一七
第五節 法律改良	一四五
第六節 行政部之準司法權	一五五

政治典範

第九章 生計制度

第一節 實業組織之目的

自政治立點言之，實業問題有二重要方面。第一，就生產言之，國家之職責，在保護國民之天賦權利。實業組織應合作於公道之原則，伸言之，工人生活不可過於窮苦，工作條件宜合情理，而此條件為工人幸福所繫，其成立之日，應由工人參與。工人之為工人，不應令其心理上常存一念曰：我乃為人所任意進退之人。工人能自努力進修者，應有餘資可以自致其進修上應需之物質工具。約束工人之權力，非出於頤指氣使，而實以道德上之是非為標準。此吾人想像中之實業生活也。凡此條件今日何一能實現乎？今日之實業組織，工主有需於工人，則自工人吸取其勞動力，所以定工價者，

不視工人生存之所需，而視工主之所以操縱之者何如。工人非盡人而有謀生之權，惟視其工作為工主所需要者何如。工廠之獲利不如工主所期，則有業之工人可立變為失業。工人在工廠中，關於其生產方法之組織，不得有意見陳述。近代實業之最大特點，即管理與勞動之絕對分離。工主與工人所協商者，不過工價支付之方法，與其進退出入之規則。對於生產方法，工人不得表示意見。工廠中別無組織，可以容納工人有所提議。工人苟有要求，有怨苦之伸訴，所以爭持者，初不關乎理。是非，而視其雙方戰略地位之強弱。工人於其工作結果，絕無分享之權利。其於工廠，除領受工價外，謂為渺不相涉之人可焉。亞歷斯大德之言曰：奴隸之所以為奴隸，在其為活工具，今之工人正類是矣。

工業界中非無若干例外，可資反證，然終不能動搖上文之全體現象。工主之中，固有優厚其工人之工資，准許工人參預工作條件之決定，工人有訴苦者，許其由雙方聯合調查，亦以且視工人幸福為道德上之大事。此等事實，實屬罕見，而大多數之工主，皆不足以語此，故自全部工業言之，僅此少數工主，不啻滄海之一滴，究無補於全體之黑暗也。偶有為工人爭幸福之計畫，工主自恃其老成持重之態，常攻擊之曰，是遏阻工業之進取，不移時而事實之證明，與其所攻擊者正相反矣。世人每

認工業界之道德，於私人生活中，別爲一類。因此賄賂也，浪費也，皆爲工業界必起之現象，而常人所認爲不能免者。不獨工主所爲，不免旁人齒冷，即工人之行，豈異乎此。工人因其生活之窘迫，常多方避免其所當爲者。工人不能自盡其所長，不能竭其全人格而表現之，皆今日工業制度有以遏阻之，戕傷之也。即令彼等有意向善，而阻力迭起，因環境之不良，善意無從而實現。

國家在工業統系中之地位，在乎生產者之保護，凡在工業大機局中占一席地者，無不應受國家之保護。國家之國民也，既爲國民，其智識道德體力應有相當之發展，若因勞動之故，失其發展之宜，則因其爲工人，而轉失其所以爲國民之資格矣。尚有第二方，是曰消費者之保護。一國人民不能無待於事物以資其生。此事物可別爲三，第一，爲人生所絕不可缺者，缺之則無以維持其生。第二，其事物之有無，初不關於生死，而因其缺乏之故，生活趣味爲之減色。第三，非一般人所共需，僅屬少數人所樂享，則其去國家之視線較遠。如是，國家對於人民消費品之關係，亦可分三類。對於第一類之關係，爲直接的立時的普遍的。此事物之供給，應饜足全社會之需要，而其品質應達於相當程度。在今日複雜文明之中，「買者自己留心」（臘丁成語）之原則，已難適用於須臾不離之品物。若

此類事物供不濟求，則不免擾亂社會，故就其生產言之，不應委之私人，聽其或盈或絀。就其分配言之，亦應加以保障，不令一部人民有向隅之憾。第二類，事物之需要，不必立於國家嚴格監督之下，如第一類，人民有需要者，可贍足之力或不及亦無損於事。國家所應注目於此事物，一在其生產之結果，二在其生產方法及於生產者之影響。第三類如香粉美容水之屬，謂為國家絕不關心之物可焉，其所當問者在其製造方法無背於公民權利之標準而已。

吾人經此分析之後，實業管理之法，可分為三大類言之。第一大類，為公眾所急需，且含有獨占性質者。此類實業之經營為全社會幸福所繫。其經營之方法，應以使用為目的，不以圖利為目的。其關係人民幸福既密，其事業應保有最大限之繼續性，不容有一刻之間斷。國家所應嚴格規定者，不獨限於生產條件，同時應及於貨物之賣價。有貨物之生產，初無具體利益可圖（如科學研究），而為文化進步計，則有維持之必要。關於此第一大類之實業，其惟一適宜之管理方法曰國有。我所謂國有，非有一種統一方式，如郵政之由國家經營也。在國有營業之下，其管理方法應留有試驗餘地，所當力排者，獨營利之一念。第二大類中，可分兩小類，一貨物為人民所急需而無獨占性質，其中如

農產品，可以歸諸私人生產者之經營，而其豐歉自為國家所大注意。二、貨物為人民所需要，而無迫不及待之性質。此第二大類貨物之管理，可容納種種不同方式。關於其第一小類之貨物，如牛乳與麵包，其營利範圍以愈縮愈小為宜，此日用飲食之品，關係於操持家政之利益至密，以之歸於消費合作社之經營為最宜。關於第二小類之物品，大抵可以歸私人經營，或探公司之方式，或探生產者基爾特之方式，要歸於促進生產而無背於實業管理之民主化。政府所當干涉者，為之定條例，或為之立標準，俟後文詳論之。次述第三大類，其貨物與全社會需要之性質絲毫無涉。其經營方法，苟為人類構思之所及，聽其自由發展自由分化可也。國家所要求於彼等者，僅曰工資曰鐘點曰工主工人之協議機關，應符合於國家所定之標準。關於此第三大類，盈利之多寡，國家可以置而不問。譬之玩具廠之發明，為一般孩童所樂購者，其奇盈之額，國家不應設為制限。某書肆印行某書，頓銷數十萬冊，除著作家已得相當酬報外，書肆所盈，亦非國家所應干涉。

本以上三大類之說，可知吾人不主張私人經營之消滅。所持者，僅私人活動之範圍，較前縮小，而國家之監督私人經營，當視前嚴格。關於基礎的實業，私人自發自動之力，可向多方發展，不似今

日之限於一途。若欲以惟一方方式爲改造手段，曰國家社會主義耶，曰基爾特社會主義耶，曰郇狄葛主義耶，持其一說爲普遍真理，施之於一切實業，則斷斷乎不可。吾意生計界中必留私人冒險進取之餘地，但此冒險進取之餘地，不可施諸有關公衆幸福之事項。關於分配方面之若干種職業，在今後生計制度中當消滅之。若廣告若居間之掮客，其人既無關於生產，亦無益於消費，使今後生產者消費者兩方之途徑益加接近，則此輩無存在之必要。今日貧富懸殊之狀，固不容其長存，而私人致富之道，亦並不從此禁絕。惟富戶之所得與遺產，應納較高之稅率。由今日不平等之社會，達於平等之社會，自應有種種設施，以實現人民權利，則國家歲出之應增者，不知幾何，而此政費之增，除富戶外，決無他人能爲之負荷。此蓋富者之責，不容旁貸者也。發端之始，富戶自痛恨其負擔之特重。凡社會習慣改造之日，受利害影響最大之人，反對特烈，乃勢所必然者也。及其改善以後，人人明瞭社會重心應在服務，不在富力，各人之所以爲重於社會者，在乎盡其所長，不在其有鉅萬之富。此改造後之社會或不必有煤油大王鋼鐵大王之鉅富，然就一般社會言之，人人滿其所欲，謂視今日更富可焉。今後之社會以公道爲基礎，能努力者無不遂其所欲，則各人之自效於社會者，必較今日爲發達。

人民之創造力因此而增進。人民之憂愁慘苦，因此而減少。社會之名譽心道德心，高於今日營利之社會。社會中各分子，既各盡其勞，則同時各享其益而已。

第二節 社會所有工業

吾人討論國有政策之先，有三點當先聲明。第一，吾人所謂國有，決非不顧一切，專事破壞之國有。吾人之意，國有政策當就事試驗，隨經驗之進步而與之俱進，其步驟為零星改良。第二，所謂國有，非各種實業之管理，咸出於同一方式，惟其管理，應合於立憲政治之原則，工主工人各守其應守之規則，雖大同小異而無不可。第三，欲舉全國之實業列為一表，按前章之三大類，一一分配，決不可得者也。何也，各人對於列表分配之意見，決不能一致。譬之，依吾主張，銀行事業非收歸國有不可，而反對之者亦可標舉若干重大理由，謂銀行業應屬私有，國家制定規則監督之可矣。如礦業如煤油業，依吾觀之，其應歸國有之理由，亦至堅強。此外如海上運輸事業，其重要航線應歸國有，而其附屬事業，如英國由某地與某地間之輪船往還，則歸之私有或市有可也。如是在若干種重大國有事業之旁，可輔之以私有營業，有製造特種貨物者，有專司國外出口者，有以其供給範圍過小無須國家設

廠經理者，皆可存其私有之舊觀。國有事業之種類，非一成而不變。實業界上新發明品之出現，增之可也，減之亦無不可。吾人今日所應研究者，在其大本大原，而不及於細節，在其基礎之奠定，而不及於構造之奇觀。

國有事業之要義安在乎，曰生產工具之所有權，應屬於國家。吾人所以樹立此義，其理由有二。第一，既言國有，其監督權之最後發動處，應為國家。反而言之，生產者不得視其事業為己有，認為各人利益之所從出，生產者不得妄定貨物價格，以圖其超於需要與努力之工資增加。第二，既言國有，產業上之剩餘價值，即其超於生產費與分配費上而有所餘者，應屬之社會全體。吾人之立點正與鄧狄葛主義相反對。蓋行會所有與私人所有，其為私而不為公，一也。美之礦業今為大公司所有，一旦移歸美國礦工聯合會所有，即謂此礦工所以顧及全國人關於煤炭之利益者，勝於今之大公司，安在其說之能成立耶。世間之事，發動時懸至高之目的，及其既成特權之後，轉而至於營私舞弊者，往往而是。羅馬教會之目的，至光明正大，其法朗士派尤視有財產為大害，而卒歸於愚民斂財，世所共見焉。工會與消費合作社之發生，憤工人待遇之不良，而今日工會所以待其職員者何如，合作

社所以待其工人者與工廠無殊。此生產者所有之說，決不能保護公衆之利益，有斷然者。基爾特主義者柯爾之言曰：生產之管理，爲生產者之事，非消費者之事。柯氏於生產程序中各方面所生之複雜關係，全未爲統盤計算。惟其如是以所有權屬之全社會，使全社會操其支配之權，然後可造成吾人想像中之社會。

惟實業之所有權，既歸國家，當其管理之際，自不妨生產者之參預。參預之形式何如乎？第一點，各職業中之各分子所以執行其業之條件，應由彼等參加決定。若工資、工時、廠中衛生、工作種類，共同工作之人與夫監督之人，皆可一一列舉於條文而協議規定之。各人應管其職業，視其職業爲生命所寄託，猶之醫生與律師然。醫生與律師之業所以提高，由於其同業自相約束之自主權。彼等所以樂守規約，由於其規約之出於自訂。此規約出於繼往開來之傳統之經驗中，故能養成各會員之創造力。彼等所共守之罰則，亦出於彼等之自定。以此類同業之自由，施之工廠與公司，有何不可之有。惟此類自決權之享有，不可因少數人之所爲，同時推廣於林林總總之羣衆。應每一級與每一段之工作性質相類者，相約爲一團而自立規約，猶之牙醫有牙醫公會，不與普通醫生混而爲一。惟其

爲專門之業，各有其特殊約束，斯其約束乃中肯綮所貴乎約束者，所以保護其操業之不爲人所侵犯。其約束中每規定曰非具有相當資格者，不得入會爲會員。所操愈屬於專門，則分業保護愈爲必要，此因專門之業，決非普通保護所能爲力也。華勒斯教授云，分業管理之說，促成各職業之保守性，依予觀之，職業的保守性，正爲保存各業經驗之最善方法。總之各業之自治，實所以促進各會員之自覺與責任心。自覺心者，自由發生之真根本也。

各分子所應參預之第二點，曰政策之決定。政策之決定與按日行政大有區別。政策者全局之規畫，長時期之方針之決定。各業中之工人，應有陳述意見，表示疑慮之權利，且限於某程度內，許以拒絕決定之權。惟決定之自身，非工人所得主持，其權應操於代表全社會而發言之人。一礦之內，每年應採煤幾何，非工人權限內事也。若管理人所定某穴中出煤若干噸，工人認爲噸數太多，工人太少，彼等之力有所不逮，或工人認爲噸數太少，工人太多，彼等每月工資不足維持生計，則彼等可於政策決定時提出討論之。彼等雖參加決定，而所決定之者，自有其他利害關係人，初不以其一方之言爲定奪。至於行政，則爲政策決定以後之施行。施行專屬於技術方面，工作之層次不一，工人負荷

之責亦不一，合全部工人之參加，乃有以完成其業。各人之所事，應以所具資格為標準。譬之機器方面礦中技師之事也，非礦工所得過問，以機器上之智識，為礦工所不具。惟礦工地位上對於機器之使用，得有所伸訴與提議。如是，行政之超於各人技術以上者不論，其具何諮詢地位，非其所應干涉。苟各級工人可以越級言事，猶病者之服藥，不聽命於醫師，反駕醫師而上之矣。

國有實業之最早先例，莫如英之郵政。英郵政之組織，設國務員一人，對議會負責，關於其政策，皆彼主持之。此類簡單組織，不適於今日之需要。以其組織方法，不能舉郵政各方面之智識而盡之。每年郵政預算例須審查，而審查之際，議員提出一一質問，或偶有所討論，非真有所監督也。且所謂郵政部長列席閣員，郵政政策由內閣決定云云，更與國有實業之經營，渺不相涉。蓋國有實業經營之宜否，在其全部組織，非僅內閣責任四字所能了也。關於郵政之規則，政府已知其非計，供職之官吏，若外界不識內情之批評，議員中之質問者，以政府答非所問為恨事。今後國有實業之組織方式，難逃於議會討論之外。其不能步郵政後塵而必另求新方式，有斷然矣。

前既言之，政府之分部，應以職掌不以所轄之人為標準。今後有一大職掌，是為各種貨物生產

之管理。此生產之管理愈統一，則其總政策之決定愈完善。吾以爲若礦若農若郵政不可各部分立。應有一總部名曰生產部，設總長一人，對議會負說明政策之責。各副部長於其國有營業不負直接責任。議會所持之大宗旨，由各副部長通知於各實業之經理人。各經理人乃討論所以實現議會宗旨之方法，作成報告，達於各副部長，因此而生種種批評，建議或反對。各副部長之旁，更有立法委員會以贊助之，由彼等討論後，再向議院陳述。各副部長所事者，監督也，非行政也，而所以監督之者，本於議會所決定之政策。各副部長之地位，在於指導方面，主持風氣，而其智識之由來，則以部中專家平日所得之統計，賬目，視察及研究爲張本。彼等之職掌，以實現議會所定之政策爲事。其他細節，如某商會認其電話事業爲不滿意，某教士以爲由倫敦至東勃恩火車不應增加停車次數之類，皆與副部長無涉。此等問題屬之技術方面，由行政司員掌之。

然有二問題生焉。第一，在此管理方法之下，所謂國家之利益，其已保障盡善而無憾乎？答曰然也。蓋實業政策之最後決定權，全在國會掌握之中，旁人不得干預。關於實業管理之大原則，今後議會所以監督之者，較現時爲便利。各實業內情愈加明顯，議員更得所憑藉而加以批評。議員與實業